

当代文艺家自画像

包立民

编著

# 百美图

卷二



下卷



脸比手更难  
一捂遮百丑

更难难如狗  
更难难如手

包立民作自画像时年八十  
脸上皱纹竟有数十川不年轻年竟老矣



故王  
是清阳  
今年  
八十二



今年已九十三  
心中一  
秋天地寬  
也為繁盛



四十一岁复一年  
仙水降年又十年  
青丝常染黑发  
而今是大身强健  
借笔端告三秋  
甘向小院逍遥过  
在品新诗与思客  
仙叙雅集记版年

包立民自题



$77 \div 10 = 7.7$   
但愿十  
齡除十  
此生四遠  
見小康

一九九三年  
包立民自题  
七十七岁



山东画报出版社

当代文艺家自画像

编著 包立民

# 百美圖



下卷

◎ 山東畫報出版社



地 上 香 芳 花 天 邊  
灿 彩 霞 美 化 人 間  
者 民 族 之 菁 華



這 是 民 族 菁 華 圖

鍾 敬 文



時 年 九 十

鍾敬文 (1904— )，廣東海豐人，民間文藝理論家、散文家、詩人。

釋文 地上香芳花，天邊彩霞，美化人間者，民族之菁華。

題立此新聯《百美圖》，鍾敬文，時年九十。

北苑南田泉画師拜  
 衣般礴不趨時揮毫  
 自寫窮通相秘閑凌  
 煙樹口碑

包立民先生集百美國屬題

癸丑十月張中行



張中行 (1909— )，河北香河縣人，散文家。

釋文：北苑南田泉畫師。

解衣般礴不趨時。

揮毫自寫窮通相。

秘閑凌煙樹口碑。

包立民先生集《百美國》屬題。

癸丑十月張中行。



立民挖點子百美繪新圖拂紙  
 蒼蒙而撐毫血統頑何曾金  
 燦爛只有路崎嶇五十年間  
 事開篇笑又吁

求立民百美圖

劉逸生



劉逸生 (1917—)，廣東中山人，學者、詩人。

聯文：立民挖點子，百美繪新圖。

拂紙生毫粉，撐毫血統頑。

何曾金燦爛，只有路崎嶇。

五十年間事，開篇笑又吁。

題立民《百美圖》，劉逸生。

畫  
 傳影相看入世芝丹青  
 一代畫堂吳艱經尚得  
 跡生在把筆沈吟自畫圖  
 主氏先生屬當代畫家自畫像冊馮其庸書

馮其庸 (1920——)，江蘇元和人。紅樓夢專家、詩人、書家。

釋文：傳影相看入世荒。

丹青一代畫堂吳。

艱難經得余生老。

把筆沈吟自畫圖。

主氏先生屬當代畫家自畫像冊，馮其庸。



弄卷呼欲出相  
 一笑胡盧舉  
 世世雙百美國  
 自造離奇臉譜  
 不藉琵琶遮面何  
 須抹粉塗朱敬謝  
 廬山去由手君在白  
 雲深處  
 西江月題  
 主民兄百美國  
 沈左光

沈左光 (1921— ) 浙江海鹽人。清文書法家、科書  
美術家。

雅文：弄卷呼欲出相，相看一笑胡盧。  
 舉世尤欣《百美國》，自造離奇臉譜。  
 不藉琵琶遮面，何須抹粉塗朱。  
 敬謝廬山真面目，盡在白云深處。  
 一九九二年中秋，西江月題主民兄  
 《百美國》，沈左光。

# 题画家自美图

立民命題画家答卷各图其影  
智力競賽画家把筆想家已態  
美男画醜美女画歪五官不整神  
宇舍外美容評委必定淘汰  
名百美我说百怪当代鍾馗面厲  
心善存此百醜驱魔除害普造  
美好心靈世界

九五三月

龟翁王学仲



王学仲 (1925— )，山东滕县人，学者、书画家、诗  
文家。

题文：立民命題，画家答卷。  
各图其影，智力競賽。  
画家把筆，想家已態。  
美男画丑，美女画歪。  
五官不整，神宇舍外。  
美容評委，必定淘汰。  
名百美，我说百怪。  
当代鍾馗，面厲心善。  
存此百丑，驱魔除害。  
普造美好，心靈世界。

一九九五年三月，龟翁王学仲



# 目 录

封面题签: 黄苗子

- 240 题《百美图》: 钟敬文  
张中行  
刘逸生  
冯其庸  
沈左尧  
王学仲
- 246 我与《百美图》·(代序)
- 248 王树忱·不是愁中即病中
- 250 詹同·捅马蜂窝的人
- 252 韩羽·心无灵犀一点通
- 254 毕克官·碎瓷片上的漫画像
- 256 方增先·苦乐人生
- 258 刘旦宅·方与天地神游
- 260 晁楣·北大荒闯将
- 262 傅小石·堂·吉诃德之歌
- 264 沈鹏·串行
- 266 林凡·军旅才子
- 268 卜维勤·好名者戒
- 270 刘汉·“太不老实”话刘汉
- 272 汪易扬·老少两“神童”
- 274 袁运甫·涅而不缁 磨而不磷
- 276 张得蒂·大器晚成
- 278 邵晶坤·彩色人生
- 280 李松·谦谦君子
- 282 刘典章·情为法缚
- 284 丁仃·吴伟程·丁仃与伟程
- 286 刘文西·西北东南人
- 288 单应桂·女中张飞
- 290 肖惠祥·肖像画家
- 292 张润圯·特殊配角

- 294 王廷风·关外大虫
- 296 冯今松·谁是谁非两不知
- 298 徐启雄·美人画家
- 300 蒋采萍·丹青之外最爱猫
- 302 沈冰山·盲人画家
- 304 赵以雄·耿玉昆·丝绸之路上的富翁
- 306 邵大箴·学者自画
- 308 杨志印·加法与减法
- 310 周永家·道是无缘却有缘
- 312 张道兴·书中有像
- 314 缪印堂·“科普”漫画家
- 316 王复羊·光明磊落人
- 318 卢沉·白发依稀学涂鸦
- 320 于志学·冰雪山水画家
- 322 周蕴华·囚徒与天使
- 324 刘文樾·画坛怪杰
- 326 朱乃正·烟雾中犹辨清浊
- 328 陈惠冠·“小人书”画家
- 330 叶毓山·雕塑家自塑
- 332 王子武·画不出奇画到死
- 334 潘丁丁·西域画家
- 336 李宝林·深于思 精于勤
- 338 韩美林·从地狱走出来的人
- 340 姚有多·傲气与傲骨
- 342 金鸿钧·“实”字歌主
- 344 李玉昌· $1+1 \approx 2$
- 346 戴敦邦·“民间艺人”
- 348 王文芳·山东汉子
- 350 贾浩义·“绿林”画家
- 352 赵士英·天下真小
- 354 郝伯义·小郝变老郝

356 杨永善·陶艺家  
358 包阿华·女强人  
360 周思聪·双座星子  
362 江碧波·人或为鱼乎  
364 杨延文·天上掉不下馅饼  
366 马振声·何以佛装  
368 石齐·避实就虚  
370 傅周海·工艺美术家  
372 郎绍君·呕心沥血  
374 朱理存·一笔而成  
376 韩天衡·聪明人重绘聪明像  
378 李世南·朝秦暮楚  
380 袁志山·邂逅  
382 朱葵·四友图  
384 冯向杰·人乎,猿乎?  
386 赵志田·“主题”情结  
388 李涵·猴爷李涵  
390 吴小昌·阿Q式的圈  
392 刘华明·各人头上一方天  
394 沈延太·长江探源人  
396 洪丕谟·通才快手  
398 吴山明·浙派传人  
400 张广·牛马耕耘人  
402 刘骁纯·血气方刚  
404 薛永年·大智若愚  
406 翟墨·诗人美学者  
408 王兆荣·人生难得几个圆  
410 周翼南·三多居士图  
412 包立民·我的自画像  
414 谢春彦·两个半吊子  
416 刘龙庭·弥勒佛相山东汉  
418 陈雅丹·南极女杰  
420 林墉·急智才子  
422 贾又福·瓢者画瓢  
424 杨力舟·王迎春·天作之合

426 李少文·盛年挂笔  
428 广军·大胡子画家  
430 陈谷长·虬髯客  
432 古干·竹林居士  
434 陈醉·“陈醉年”后  
436 刘曦林·颊上三毫  
438 丁羲元·五十人生始  
440 王树春·不速之客  
442 王广明·分子与分母  
444 杜大恺·大恺怪癖  
446 杨明仪·东西文化使者  
448 陈复澄·刀笔刻陶家  
450 刘云泉·贵在自知  
452 刘春华·河东河西复河东  
454 尼玛泽仁·佛缘  
456 许福同·青春去也,是喜是忧?  
458 熊伯齐·三寸铁,三钱笔  
460 陈绶祥·有钱能使磨推鬼  
462 邓福星·左撇子打靶  
464 万青力·不官不商  
466 王冬龄·毛锥自怜  
468 徐湛·好人徐湛  
470 龙瑞·大龙造像  
472 杨刚·杨刚漫写  
474 陈玉圃·振聋发聩吼一声  
476 王孟奇·新文人画家  
478 刘二刚·日高梦好  
480 王镛·慢智才子  
482 程大利·开拓万古心胸  
484 陈永锵·他是一团火  
486 陈秀卿·女人的成名与不幸  
488 戴逸如·牛博士专利  
490 方楚雄·天分加勤奋  
492 陈传席·悔晚居士  
495 跋



# 我与《百美图》

(代序)

说起《百美图》，其实当初并无“百美”之名，更无思“百美”之野心。1988年（戊戌）秋，偶然得到了一幅连环画家贺友直的自画像，画幅不大，只有巴掌大小。这幅自画像画得形神兼备，又是他的标本，我请京城老裱工刘金涛裱到一本册页上。由于画像较小，册页上留出三分之二的空白来，于是又找贺友直的画友、诗人兼书法家林锴题一首诗。林锴欣然允诺，几天后他送还册页，我打开一看，画的四周洋洋洒洒题了一首书辞并美的散曲，曲词写得，书法也好，布局更妙。由此我得寸进尺，请锴兄也画自画像一幅，画毕又请黄苗子先生题诗。如此周而复始，雪球越滚越大。尹瘦石、叶浅予、潘絮兹、陆俨少、秦岭云、方成，题诗者有互题，亦有自题。转到山水画家何海霞手中，已经是十一位了。我想应该给这本册页取一个名了，取什么名好呢？我与何老商量，是否叫《百美图》？何老皱眉头笑道：“都是丑老头了，何美之有？我看不如叫百丑图。”我也笑着回道：“美者，美术家之谓也，非仕女美人之美也！从容貌上看，百美可作百丑观，百丑亦是百美，可谓美中有丑，丑中有美！”何老听罢，抚掌大笑，点头称是，于是在册页封面上欣然题签。《百美图》一名既题，驷马难追，既要名副其实，收足百位之数，又不能滥竿充数，拣到篮里便是菜。这可是一项规模巨大难度较高的工程啊！

说是规模巨大，历来带百的“百鸡图”、“百马图”、“百牛图”，多出自一位画家之手，而这本“百美图”却要出自百位美术家之手，其中还有数十位诗家、作家参加。这百位美术家中，不仅有连环画家、漫画家、中国画家、还有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篆刻家，更有能作自画像的美学家、美术理论家、戏剧家、作家、诗人乃至电影导演。换一句话说，只要与美术沾边的文艺界代表人物，都在可收入之列。工程之大，于此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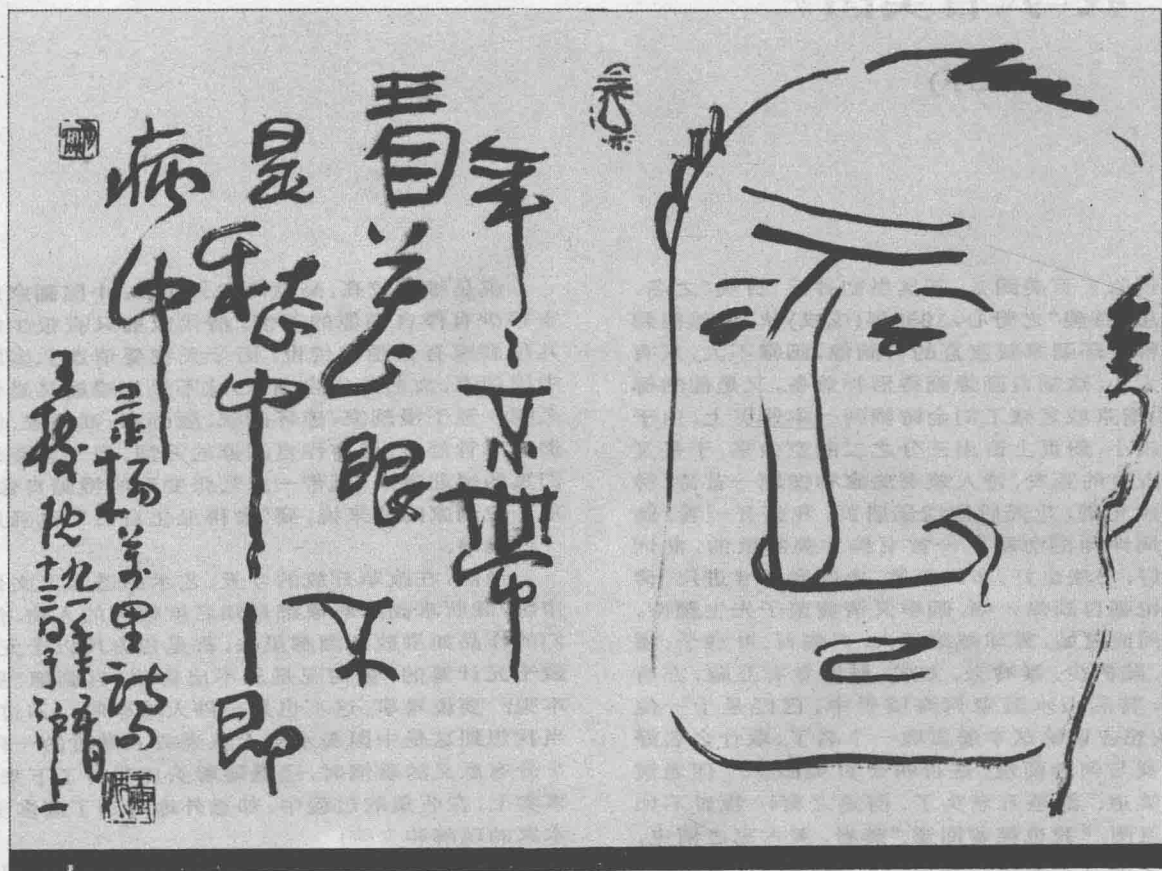
说是难度较高，高就高在自画像。中国画家历来很少有作自画像的习惯，清代以前只有很少的几位画家有自画像传世。而今天我要请这么多的中国画家、文艺家作自画像，这不是出难题又是什么呢？至于漫画家、连环画家、版画家、油画家、雕塑家尽管都能、也有作自画像的习惯，但一旦要他们真的提起笔来，画带一点夸张变形的漫画肖像，用一位画家的话来说，要“舍得丑化自己”，也确是一件难事。

当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艺术品进入了文化市场。我所求画的对象都是知名度较高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如果放到画廊里去，都是每方尺以千元、数千元计算的，更何况是从不出售的“自画像”孤本呢？要说难事，这不也是一件大难事吗？不过，当我想到这是中国美术史上从未有人做过的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时，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了下来。事实上，在收集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得到了诸多美术家的理解和支持！

在征集自画像的同时，我开始着手撰文配图。这些配图文章，主要写我与美术家的交往、“自画像”下嫁寒舍的姻缘，以及这些美术家的脾气、秉性、癖好、嗜痂、趣闻轶事等等，总之想用我手中的这支笔，为图主锦上添花，添一点花絮作料，让读者加深对图主的印象，非敢掠美，更不敢反客为主。

永年堂藏





**王树忱** (1931—1992)，回族，辽宁丹东人。漫画家、卡通艺术家。

**释文：**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

录杨万里诗句。王树忱。九一年五月十三日于沪上。



# 不是愁中即病中

我与王树忱只见过一面，想不到这一面竟是最后的一面。

那是1991年5月中旬，我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拜访特伟，邀请他参加《百美图》。临别时，特伟问道：“王树忱画了没有？”我一愣，心想，我并未邀请王树忱（说句实话，当时我连王树忱是何许人，还有点懵懂），又不好明说，只得含含糊糊地说，还没有。特伟催道：“他病了，在家养病，快去找他画。”顺手把他家的地址给了我。

真是神差鬼使，我一点也不加思考，拔脚就按特伟告诉我的方向找去，金司徒庙是我少年时代常常走动的地方，所以不费大劲就找到了他家。

家里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人。我自报了家门，并把特伟的介绍转告了他。脸带病容的他，露出了一丝苦笑。他引我在沙发上坐下，苦笑道：“胃里长了东西，刚动了手术，在家养病，还要继续服药，西药、中药，苦不堪言。”我听了一怔，看了看他黄中泛青的脸色，心想莫非得了胃癌，这可是绝症啊！我的前妻就是得此病而走的，故深知此病的厉害，但又不便挑明，也许家人还瞒着他呐，只得泛泛地宽慰了几句，顾左右而言他。

我把《百美图》册页递给了他，他专心致志一幅一幅地细看，看到张仃、特伟的两幅，不由赞道：“用笔真精练！”看罢，我请他参加进来，他谦让道，他们都是老前辈了，我不够格。我说：“特伟先生推荐您，总有他的道理，不必过谦了，这样，我把册页留下，明天再来取。”他沉思了一下道：“既然一定要画，我现在就画，省得你来回再跑一次。”说罢，走进另一间房间，取出笔墨，记得墨汁是从茶缸里倒出来的。

王树忱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嘴里打着隔，左手捂着胃部，右手提笔蘸墨在册页上画了起来。只见他先画头皮，在头皮上添几根小草，然后勾出脸部轮廓，不圆不方，又弧又平，像是一个不规则的鸭蛋几何型。接着又先后画出略带变形的五官。王树忱落笔很快，一气呵成，很可能早先画过此类自画像，轻车熟路，毫不费劲。画像占了一半册页，我请他在另半页上题几句打油诗，他想了一想说：“不会打油，题两句前人的诗罢！”言罢，题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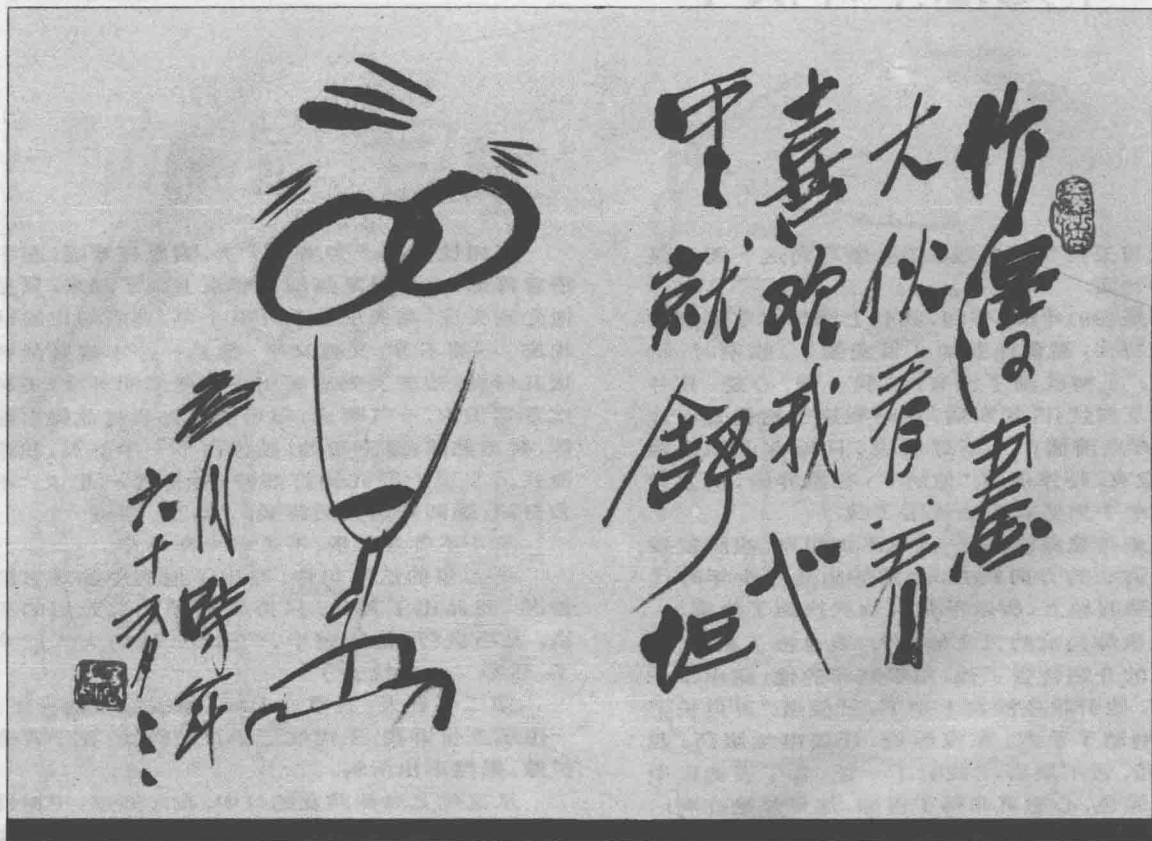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

杨万里的这两句诗，写出了他病中的难言的苦况。我品出了苦味，只得安慰了几句无用的废话。说巧也巧，他刚题毕，门开了，他的夫人回来了，话题又一次扯开了。

第二年春天，我重回上海，想去探望他一下。一位朋友告诉我，王树忱已于月前病故，死于胃癌扩散，果然不出所料。

从这位上海熟朋友的口中，我才知道，王树忱是一位回族画家，回名阿不杜·热合曼。他是上海美影厂动画片的著名导演，也是特伟手下的三员大将之一（另两名是阿达、詹同）。他编导的动画片《哪吒闹海》曾在海内外多次获奖。难怪特伟要迫不及待地催我，也幸亏是特伟的催促，才催得了这幅绝妙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作于“九一年五月十三日”。日期是细心的画家自己题在画像上的。





詹同 (1931—1995), 广东南通人。

漫画家、卡通电影家。

释文：作漫画大伙看着喜欢，我心里就舒坦。

詹同时年六十有三。

# 捅马蜂窝的人

詹同自称从小爱捅马蜂窝。他在赠我的一幅《童年印象》的漫画中，画自己被马蜂蜇得丢盔弃甲，防不胜防。另有绝妙的一段跋文：

“童年时最爱干此傻事，轻则鼻青脸肿，重则发烧几天。长大后仍问此道，所谓积习不改，大抵若此。而最终则遭批挨整，为始料所及。”

在成人眼中，只有调皮捣蛋的孩子，才会去干捅马蜂窝之类的傻事。马蜂窝筑在哪里，关你屁事，要你去多管闲事？！遭马蜂蜇了，蜇得鼻青脸肿了，活该，谁让你去捅的？！以小喻大，以此喻彼，以捅马蜂窝喻针砭时弊，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说，童年时代的詹同爱捅马蜂窝，被马蜂触及的还只是皮肉肌肤，那末，长大以后，他积习不改，仍问此道，所捅的就不再是自然界的马蜂窝了，而是人类社会中的马蜂窝，被“马蜂”触及的不光是皮肉肌肤，而要遭批挨整，触及灵魂了。

从名利角度上来看，漫画是绘画门类中名微利薄的一类。一幅漫画，在报刊发表时，只有豆腐干大小，不易引起读者注意，论稿酬，三四十元一幅，还要有知名度的漫画家。比起以成千上万元计值的国画、油画来说，真有天壤之别，岂可同日而语哉。可是这豆腐干巴掌大小的漫画，构思起来却一点也不比创作一幅国画、油画轻松。从社会效果来说，一幅针砭时弊的好漫画，往往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响，能起到匕首、投枪的战斗作用，起到别的画种起不到的作用。可正作用力大，负作用力也大，画漫画的风险也较任何画种为大。既然你把马蜂的窝捅了，那末这些被捅的“马蜂”就会聚集起来，寻找时机，以十倍百倍的仇恨向你反扑，置你于死地。说一句俏皮话，漫画家能升官发财的不多，走钢丝的运动员倒不少。

既然如此，詹同为什么还要乐此不疲，干此傻事？他在《我与漫画》一文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自白：

“我画漫画差不多半个世纪，虽说在这条路上走得苦一点，但每当我画出一两张能让大伙儿看着喜欢的漫画，打心眼儿里我又觉得舒坦！”（见《詹同漫画集》代序）

天下竟然还有这等画痴！这幅自画像就是画痴的写照！想不到时隔不久，这位画痴也随王树忱而去了，阿达走得最早，至此，老师送大将，上海美影厂特伟手下的三员大将全部亡故。





路行百里常转向

书藏半橱称富翁

砚有积墨二分厚

心无灵犀一点通

惯以坏画充好画

聊将嘘声作赞声

鲁鱼亥豕成粥煮

混了春夏混秋冬

立民兄有集《百美图》之  
举且邀予此予六旬之年  
第一次与美沾边也大乐之



我在画我的我

**韩羽** (1931— ), 山东聊城人。漫画、插图画家, 兼擅小品随笔家。

**释文:** 路行百里常转向, 书藏半橱称富翁。  
砚有积墨二分厚, 心无灵犀一点通。  
惯以坏画充好画, 聊将嘘声作赞声。  
鲁鱼亥豕成粥煮, 混了春夏混秋冬。  
立民兄有集《百美图》之举, 且邀予。  
此予六旬之年, 第一次与美沾边也, 大乐之。

# 心无灵犀一点通

熟悉韩羽的朋友在一起聊韩羽是一种享受，仿佛他身上有挖不完的宝藏，说不完的话题，说他长得土里土气的有，说他常出洋相的有，说他是当今艺坛奇才的有，知情者有时还要揭他一点婚恋的隐私。读韩羽的文也是一种享受，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引经据典，东拉西扯，说古道今，正像吃到一道好菜刚尝到一点味儿，还想再尝一口，文章却戛然而止，让你自己去细细品味罢！与韩羽聊天更是一种享受（当然有酒助兴尤妙），他一本正经绷着脸讲故事，故事并无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无多少滑天下之大稽的笑料，更无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妙句，只见他巷语街谈、叙家常似地娓娓道来，道到节骨眼上，忽然变腔变调甩出一两句乡语村言，辅之以手势动作，让你大开笑口，捧腹不止。正像读他的一些配文插图，变腔变调变形的人物造型，使你猛不丁地会心一笑。

韩羽的自画像也画得别出心裁。一个穿着五六十年代流行服式的土老帽，正拿起一支笔在画自己——一个大钵头的自己。大钵头是韩羽头部的主要特征，抓住了这个特征，也就抓住了韩羽，深知个中三昧的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如果说这幅自画像画出了韩羽其形其神的话，那么画中的这首打油诗，却可看作韩羽其人其艺的夫子自道：



路行百里常转向，书藏半橱称富翁。  
砚有积墨二分厚，心无灵犀一点通。  
惯以坏画充好画，聊将嘘声作赞声。  
鲁鱼亥豕成粥煮，混了春夏混秋冬。

前四句自写其人，用自嘲的口吻写自己“常转向”的无识，“书藏半橱”的无学，“心无灵犀”的无才，如此一个无才、无学、无识之人，只得靠“二分厚”的积墨卖画卖文来混一口饭吃。后四句自贬其画其文，贬得也真够可以了。历来自称“老子天下第一”者不乏其人，“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者亦屡见不鲜，唯独少见一味自贬作品，自砸牌子者，韩羽难道例外？

韩羽善作歪画，善写歪文，而今又诌起歪诗来了，妙在歪打正着，堪称歪才！歪歪得正，正材也！

